

昌黎文集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序

送牛堪登第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
堪為大學生見本篇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
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

樊曰唐制
取士之科

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
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為
小經考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明經先貼文
然後曰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其為業也勤

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美祿由是進而
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

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
司之待之也

御一有御字
一作抑

以公不以情舉者之

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門也則爲
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有不能舉其禮乎
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
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
竒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
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於一作爲不爲幸矣堪太學
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
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樊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

也作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孫曰謂荆軻高漸離之屬

董生舉進

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

孫曰利用之材也

鬱鬱

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

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一作出乎其性情者哉

然吾嘗聞作

吾嘗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

云

孫曰古所云即上所聞也○云一作聞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

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

墓

樊曰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

而觀於

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樊曰史記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軻嗜酒

日與屠狗飲于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爲我謝曰明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樊曰此序與送許鄆州序同意

有地數百里超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

人

孫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

其祿足以仁其三族

孫曰仁惠利也張晏注漢書云三族父母兄弟妻也如淳云父族母族妻族

及其朋友故舊樂

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

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

足跡未嘗至城邑

祝曰城邑郡邑也

苟有不得其所能自

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

孫曰鄉里之吏謂里胥之屬

況能自辯

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

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

宣

孫曰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

賦有恒而民產無恒

恒常也胡登切

水旱

癘疫之不期

孫曰不期不可期也

民之豐約懸於前

前一作州縣

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

孫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連帥即節度使之任也

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

復州其連帥則于公

樊曰郢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郢州及此崔復州二序皆言

及丁公于公名頓字允元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曰上于襄陽書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郢州崔復州序皆在此

也時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

以庸崔君

孫曰庸信用也

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

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

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韓曰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此序言之甚詳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

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
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
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
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
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
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
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
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

矣斑白之老半焉

一作無之老二字一作斑白者半焉

昏塞不能及者

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

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

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

衛兵曹之命

孫曰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

人皆謂童子耳目

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乎等夷也

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

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

師一作陽

北過大河之陽九

月始來反鄭

反一作及

自朝之文人以及五都之伯長

郡縣

郡縣一作郡吏

一作郡吏

皆厚其餽賂或作歌詩以嘉童

子童子亦榮矣

此句一無童子字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

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

嚴曰論語云闕黨童子

子將命或問之益者歟曰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

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

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

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

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

樊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公登第時童

子升於禮部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

樊曰禮檀弓子

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

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其曰回路二故有以贈童子于之相請贈行與處也謂此○行一作出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曰公時爲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

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

孫曰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

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

吾取以爲法焉

一有浮屠

師三字

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

一作有所行

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

年春

嚴曰文暢是時將往東南退之作序送之其後元和初北遊又作詩以送之所謂昔在四門館時有僧來

謁卽序貞元十九年事也

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

一作詩序

韓曰柳集有送文暢師序無詩

解其裝

裝行橐也

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

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

道告之者

告下一無之字

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

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

之懿

懿美也

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

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

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一無當字

日月星辰之所以

行

行運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幽暗也

謂人物

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

屠之說

為一作就

而瀆告之也

孫曰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切

民之

初生

嚴曰此下一段與原道篇意同

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

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

死者藏

藏也

是故道莫大乎仁義

大乎一作過於

教莫正

乎禮樂刑政

正一作大

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

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

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

孫曰冊謂六經

中國之人

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傳之邪為下一字夫鳥

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

已害也猶且不脫焉脫一作免弱之肉疆之食補注

言弱者之肉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

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補注

通鑑曰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諫貶潮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

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

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

惑眾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云云至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

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

不能即乎新者弱也弱一作溺知而不以告之者告

一作告人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

一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孫曰正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

韓曰正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解見第一卷別知賦

余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孫曰詩价

宗維翰藩翰即謂藩鎮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焉

隴西李博清河崔羣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號

行辟羣博為從事樊曰羣博公同年進士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

於主人於下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

季氏之富

孫曰論語季氏富於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不

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

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臺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

今中丞之在朝

嚴曰中丞乃楊憑也

愈日侍言於門下

侍一作待

言一無字其來而鎮茲土也

一無而字鎮一作領

有問湖南賓客

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

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

陽山

孫曰正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

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

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及儀之之來也

聞其言而見其行

趙本云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及

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

一無於是知已下二十四字

則向所謂羣與博者

下向

之字有於吾何先後焉

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

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

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

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

勤一作勸

乃吾之心也

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

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

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繫一作繼

送何堅序